



诺曼·莱文“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吴昕炜

摘要: 诺曼·莱文的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具有五个特点:第一,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具有连续性;第二,重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第三,强调对黑格尔的不同理解造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区别;第四,将列宁视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代表人物;第五,重视研究政治意识的能动作用。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及其发展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诺曼·莱文;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诺曼·莱文,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开辟的理论路向,强调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坚持“回到黑格尔”的原则,具有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连续性、重视研究辩证法和政治意识能动作用等特点。把握这些特点,不仅有利于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也有利于我们多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及其发展问题。

一、诺曼·莱文论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连续性

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莱文反思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不同观点,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概括起来,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存在两种相左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批判和断裂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彻底批判了黑格尔,并与之划清界限。提出认识论断裂说的阿尔都塞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接受和继承的关系,即在很多方面,马克思接受并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莱文是第二种观点的支持者。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第1卷《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基础》一书中,莱文明确反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是具有连续性的:马克思一生都在与黑格尔对话,“在这个持续一生的对话过程中,有过内容改变的时期和形式转化的时期,但完全的断裂却从未发生。”^①然而,要坚持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连续性的观点并不容易,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事实上有一个从早期到晚期的转变过程。在早期,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的确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哲学家,在晚期,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转向了对历史规律的研究,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面对这一事实,任何一个想坚

^① 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006, p. 2.

持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连续性的观点的人,都必须说明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的关系,说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与黑格尔思想遗产的关系。对此,卢卡奇、马尔库塞作过说明。他们的思路是,强调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以早期思想为重心,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贯穿于他晚年的思想之中,决定着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然而,这一观点被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无情地摧毁了。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接受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总问题,是意识哲学,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与他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决裂了,转向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与之相应,在总问题上,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哲学,形成了自己的总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有一个断裂点,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与黑格尔哲学无关。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评价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在其哲学创造过程中,是否终身保留着黑格尔的思想遗产?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思想遗产能否成为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证明?莱文与卢卡奇、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之不同,就在于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别开生面的解答。

莱文承认,马克思的思想的确有一个从人本主义哲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过程,这一转变的分界在1850年:1850以前,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哲学家;1850年之后,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创造者。但这只是就马克思自身思想的发展过程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他与黑格尔哲学发生过断裂。事实上,在这两个阶段,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遗产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借助黑格尔哲学的文本不同:1850年以前,马克思主要受《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影响;1850年以后,马克思则主要受《逻辑学》的影响。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文本的改造而形成了与黑格尔理论的多方面联系。这些联系主要体现在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历史性概念的形成、生产范式的运用和方法论的改造等方面。据此,莱文提出了考察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原则:“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必须使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那些方面与他保留这位‘思想大师’思想的那些方面一致起来。这个问题是一个激光式的思想手术:必须揭开黑格尔思辨的迷宫,将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那些部分与吸取黑格尔的那些部分拆开。”^①莱文提出的这一原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论结构。根据这个结构,马克思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接受黑格尔,而是按照自己的哲学思路,在接受黑格尔的同时又批判黑格尔,因此,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在接受和断裂中两者择一,而应该辩证地考察每一个细节,发现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根据这一原则,莱文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历史性概念、生产范式和方法论作了一一考察。

在考察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方面,莱文考察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国家问题的论述。莱文认为,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明显地受到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影响,但是在批判的过程中接受的。这里所说的接受,是指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的思想,并对两者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是截然分开的:国家属于政治领域,市民社会属于经济领域,两者毫无关联。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指马克思吸取了卢梭的民主理论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指出黑格尔将国家的起源归于个人意志,是为君主制辩护,本质上是反民主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将国家视为统治和压迫市民社会的工具,主张只有消灭国家才能赋予市民社会以权力,使得民主制得以普遍化。

在考察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方面,莱文分析了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与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莱文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并将其从对精神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经济形式的研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性概念主要是用来描述理念的运行过程。马克思注意到,在《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中,历史性概念又被黑格尔用来描述国家和市民社会两者的变迁。国家的历史性指国家的形式不是固定的,而是历史形成的。黑格尔区分了古代中国的父权制形式、古代印度的阶级分层形式、古希腊的民主形式、古罗马的共和制形式以及日耳曼人入侵欧洲后带来的封建君主制形式,认

^①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2006, p. 199.

为国家的历史性终结于君主制形式;市民社会的历史性是指从家庭到市民社会的过渡:家庭先于市民社会,但它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单个的家庭开始,经过部落性的氏族这一中间环节,最后演化为工业的市民社会。马克思虽然不赞同黑格尔对国家和市民社会演进的描述,但却从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中得到启发,在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形式的基础上开始阐释并扩大这一历史性,最终形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新方法的核心原则。

在考察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方面,莱文考察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思想的吸取。他认为,马克思对生产的研究采用了黑格尔的生产范式,并使之成为其劳动理论的基础。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曾对生产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虽然黑格尔所描述的仅仅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但他对生产过程的阶段区分却给马克思以启发。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这种生产范式,吸收了黑格尔对生产过程的消费、对象化、异化、再占有和再生产等五个阶段的划分,并最终使之成为其劳动理论的基础。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方法论的关系,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方法论,并对其进行了重新配置。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就是思维的运动,就是逻辑学,它的目标在于呈现思维从内在转为外在、从潜能转为现实的过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就此问题分存在论、概念论和本质论三部分进行了详细阐述。因为承认有自然界的存在,并且强调观念的经验起源,所以马克思既不关心存在论,也不关心概念论,而主要留意了黑格尔本质论的方法论。虽然黑格尔的本质论考察的是思维的运动,描述的是理念的客体化过程,但是马克思却从中看到了方法的合理性。他保留了黑格尔本质论的方法论的绝大部分表述形式,例如有机性、总体性、整体与部分、包容、发展和功能性解释等等,而把内容从思维转换为社会的自然基础。经过这一内容和形式的重新配置,黑格尔的方法论就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延续了下来。

莱文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对卢卡奇、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论述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思想的扬弃。一方面,他赞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的划分,强调马克思的晚期思想是马克思哲学中更为重要的部分,而反对卢卡奇、马尔库塞夸大马克思早期思想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不使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断裂,强调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始终是在与黑格尔哲学的对话中展开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对话的过程,亦是马克思批判地吸取黑格尔哲学,创造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过程,这又使他对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的说明不同于阿尔都塞,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卢卡奇、马尔库塞重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政治意识能动性方面的内容。由于扬弃了卢卡奇、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的哲学,莱文不仅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难题,而且还形成了他研究马克思思想的独特立场。

二、诺曼·莱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

马克思一生涉猎了众多学科,在多个领域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形成了完整的新世界观体系。莱文认为,马克思的这一体系中存在一个核心——辩证法。辩证法保证了马克思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探索中保持统一的概念和一致的观点,为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提供了基础和平衡。正因为如此,莱文非常重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在《辩证法的内部对话》一书中,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视为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们行动的向导。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辩证法显示出特定生产方式的表现模式,能以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冲突为基础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辩证法显示出人道化行动的力量,能通过实践的方式认识人们干预历史进程的作用和过程。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明显区别,但同时,它又深受黑格尔影响。为了更清晰地突出马克思辩证法的特点,莱文从辩证法的范畴、形式和原则等方面以《资本论》和《逻辑学》为文本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精细的比较研究,认为马克思更改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范畴,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和原则。

莱文认为,即使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也没有完全地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范畴进行了改造。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范畴包括存在、本质和概念三个要素,是概念在其自身演化过程中所必然采取的形式。马克思则认为,辩证法的范畴应该是一切社会为了再生产而必然经过的经济过程。1850年至1857年,通过在大英博物馆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作准备的研究,马克思阅

读了大量关于罗马、德国和亚洲历史的著作,进入了比较经济人类学的新领域。马克思认识到,任何社会都必须执行维持人口生存的某些经济职能。由此出发,马克思提出所有权的问题。所有权就是生产条件和占有生产条件的权利,只有占有了所有权,人才能占有、生产继而消费,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前进。在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和消费列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普遍形式。更具体地,他认为,一切社会要为保证人口生存提供必需的物品,它们就必须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种基本经济活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范畴就是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所以,他通过比较经济人类学研究得出的这四种基本活动就成为了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范畴。总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范畴所做的更改是一项转换工作。他对辩证法范畴的这一理解既是黑格尔式的,同时又抛弃了黑格尔定义的神秘外衣,使其具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莱文又考察了马克思借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和原则。首先,从辩证法的形式来看,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形式被分为整体与部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普遍与特殊等四方面。黑格尔用它们来描述概念的生成,而马克思则巧妙地把它们融于历史解释方法中,结合生产和流通的辩证法范畴来研究和解释社会的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范畴在社会结构中是以不同顺序排列着的,这种不同的排列构成了总体之间差别的原因,只有运用辩证法的形式,才能深入探索社会结构内部范畴的独特联系。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要把这些辩证法形式用作规定的方式,表达在一种生产方式内部结构里中介的相互变动,说明辩证法范畴由其自身所处经济环境而定型的过程。例如,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和流通时就没有像李嘉图那样描述超历史的过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它们自身所处的环境是如何赋予它们不同特征的。其次,从辩证法的原则来看,黑格尔将其分为矛盾、否定、中介和规定等四要素:矛盾是对立的实现,是事物显现的逻辑基础;否定是质的建立过程,是对象个体化的过程;中介是对直接性的否定,指的是对象不以完全孤立于周围其它事物的形式显现出来;规定是分化的过程,指的是使一个对象区分出来的力量。黑格尔用这四个要素来对辩证法的形式进行内在规定。马克思则认为,辩证法的形式既是社会的决定性和特殊化作用的重心,又是社会的中介性和反映性作用的根源,而辩证法的原则恰好是说明辩证法形式的决定力量和特殊化力量起作用的方式。因此,马克思在把黑格尔辩证法形式套用过来的同时,也将辩证法的原则一并进行了改造。

三、诺曼·莱文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者中,莱文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典型代表。他反对那种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立者、他们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具有重大区别: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创造,马克思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在莱文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对黑格尔理论的应用也不一样,这就使他们的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具体而言,莱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不同理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辩证法的解释不同。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是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所以,马克思把生产劳动、人的活动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概念,与之不同,恩格斯把辩证法和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辩证法置于他的哲学之第一位置,所以,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是自然。第二,对唯物主义的看法不同。由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所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大不相同。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等同的概念,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而恩格斯则违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把唯物主义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强调自然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先性。莱文因此将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一元论的人。第三,对黑格尔的接受不同。马克思系统地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因此,除唯心主义以外,马克思和黑格尔密不可分,探索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必须首先将马克思黑格尔化。恩格斯虽然也抛弃了唯心主义,但只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因而走向了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第四,唯物主义的形式不同。马克思的唯

物主义认为人们生产自身生存条件的需要是历史形成的最首要的需要,即社会存在先于一切思维方式和经验活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则认为有形物体独立于人而存在并受外在于人类的规律支配。莱文强调,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并不相互排斥,但它们在一个思想体系中比重不同,会使整个体系的性质产生特别的改变。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考察,莱文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两种传统:一种是从马克思哲学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种是从恩格斯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恩格斯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历史唯物主义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被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当然,这并不否认辩证法意义,只是在这里,辩证法是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是能动的、批判的。与之不同,在恩格斯主义传统中,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又是以对自然界运动的说明为基础的。莱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差别,旨在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斯大林主义哲学。这是他“回到马克思”中至为关键的一环。

四、诺曼·莱文论列宁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

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对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重新审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联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过程。提及这一过程,人们往往会立即联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柯尔施以及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不过,在莱文看来,20世纪第一个受到黑格尔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上述三人,而是领导了俄国革命的列宁。

莱文将列宁视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代表人物,并且是20世纪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不是由捷尔吉·卢卡奇、卡尔·科尔施或安东尼奥·葛兰西单独完成的。甚至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不是历史上再一次把黑格尔与马克思相联系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在1914—1916年流亡瑞士期间研究了黑格尔,并因此而成为20世纪第一个受到黑格尔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①在这里,莱文把列宁的《哲学笔记》看作是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文本,他指出,在流亡瑞士期间,列宁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笔记,虽然这些笔记在1914—1916年已经完成,但是,它们直到1933年才以《哲学笔记》为名公开出版。以往人们没有看到这些笔记,以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20世纪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实际上,列宁的《哲学笔记》早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道路,是一份被人们遗忘的宝贵理论资源。应该说,莱文将列宁视为20世纪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强调列宁《哲学笔记》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中,人们通常把列宁看作是斯大林哲学的先驱,斯大林哲学是列宁哲学的结局,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中明确地阐发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无疑窒息了列宁哲学的研究。莱文将列宁视为20世纪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就把列宁哲学与斯大林哲学区分开来,把列宁哲学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源。对此,他作了史料的考证性研究。他指出,列宁的《哲学笔记》并未对苏联哲学产生影响,因为列宁《哲学笔记》发表的时间是1933年,而斯大林战胜德波林的时间是1931年,可见,列宁的《哲学笔记》对于苏联哲学的影响是有限的^②,列宁哲学对苏联哲学,尤其是对斯大林哲学产生影响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这就涉及到对列宁哲学思想史的评价问题。为此,莱文对列宁思想的过程及其对苏联哲学的影响进行了考证性研究。

莱文认为,列宁的理论创造分为三个时期:1894—1904年写作《怎么办》的青年时期,1905—1914年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期以及1914年以后写作《哲学笔记》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列宁主要关注党的组织和策略问题;第二个时期,列宁主要受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影响,完成了后来被视为其

①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5页。

② 见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325~326页。

成熟哲学思想的大部分理论内容；第三个时期，列宁离开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僵化立场，转向与黑格尔和恩格斯寻求妥协，创造了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哲学笔记》就是标志着列宁思想成熟的重要著作。莱文不赞成把第二个时期作为列宁思想的成熟时期，因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仅仅是列宁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写作的，其目的在于获取思想上的凝聚力。他认为，只有在第三个时期的《哲学笔记》中才能找到列宁的最终哲学陈述。这一陈述试图把黑格尔唯物主义化，通过对辩证法的改造确立了理解辩证法的五个基本原则：第一，黑格尔居于中心地位；第二，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主导原则；第三，哲学是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的必要指南；第四，对立统一规律形成宇宙的中心逻辑的形而上学；第五，作为宇宙的本体论原则，辩证法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形式——在自然领域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①。列宁确立的辩证法的这五个基本原则，是他自身哲学思想的一个飞跃，也是他对黑格尔哲学意义的重新认识，在此之前，“列宁坚持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破裂。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则主张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②可见，列宁成为一个成熟的辩证法家，得益于黑格尔。

然而，莱文并不满足于对列宁接受黑格尔哲学的叙述，他试图揭示列宁在接受黑格尔哲学中所做的创造性工作。他认为，在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道路上，列宁有两大贡献：一是突出了认识论的研究，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传统。他说：“列宁离开了恩格斯把辩证法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的传统，而着力将辩证法与认识论统一起来。因此，列宁有助于形成一种辩证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已经成为卢卡奇和列斐伏尔的工作基础，并可避免斯大林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陈词滥调。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从1914—1933年尚不大为人所知，乃是一份被丢失了近30年的遗产。它代表一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传统。”^③二是列宁第一个发现了《资本论》的黑格尔基础。他说：“因为列宁运用辩证法于认识论，所以他是认识《资本论》的黑格尔基础的第一人。”^④莱文之所以肯定列宁的这两大贡献，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与他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理路是吻合的，因此，莱文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在讲列宁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不如说是在阐发他自己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莱文对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对于开发列宁哲学的研究有着很高的价值：首先，他提出了对列宁思想作历史的和动态的研究，反对简单地将列宁哲学与斯大林哲学划等号，也反对简单地评价苏联哲学，而是从列宁哲学的动态发展中，区分出苏联哲学中的两种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恩格斯主义传统；其次，他指出了斯大林哲学的思想起源，证明：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想并非来源于列宁的《哲学笔记》，而是受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斯大林并没有接受列宁的辩证法思想，这才是他的哲学陷入形而上学的根源；最后，他强调列宁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联系，就把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学术方向而言，列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评价了列宁哲学的地位：“列宁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遗产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哲学意愿和遗言。”^⑤莱文的这些评价，也是他对列宁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五、诺曼·莱文对政治意识能动作用的研究

在20世纪黑格尔哲学重新复兴的浪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黑格尔一种左派的解释，即强调其思想的主观能动性性质以及实践和干预的命题。在莱文看来，他们的这种相同解释并非巧合，而是基于时代特征的唯一理论选择。因为只有运用黑格尔的

① 见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405～406页。

②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383页。

③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385页。

④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385页。

⑤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392页。

能动主义以及他的意识干预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命题,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新路来。在这方面,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此,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以列宁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在重新阐释黑格尔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在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中开创了革命实践的新局面。

在对政治意识能动作用的研究中,莱文主要分析了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他认为,列宁和毛泽东都主张政治意识的变化可以不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率先实现。政治意识的变化一旦实现,就能成为经济的力量,参与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运动中。这是黑格尔化的列宁所留下的一笔理论财富,也是毛泽东从列宁那里得到并巩固下来的思想传统。莱文特别考察了毛泽东与列宁哲学之间的联系,认为正是列宁的《哲学笔记》将二者联系起来。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在俄国出版于1929年,收入《列宁文集》第9卷和第12卷,包括附录在内的完整《哲学笔记》在1933年问世。三年后,在中国,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就以《黑格尔论理学大纲》为名翻译出版了。虽然当时《哲学笔记》全书没有翻译过来,但毛泽东在开始认真研究哲学、思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时候读到了列宁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发现对他最有用的哲学家列宁乃是黑格尔化的列宁”^①,而毛泽东自己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毛泽东的这一贡献并不表现在形而上学上,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为辩证唯物主义增添新的东西;毛泽东的贡献主要在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一方面,他把社会分析方法与人的行动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他的《实践论》就是这一思想的理论叙述。另一方面,他把社会分析方法与人们的认识活动结合起来,“使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永恒化”^②,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矛盾论》中。毛泽东的贡献证明,黑格尔化的列宁不仅领导了俄国的革命,还在中国为毛泽东带来了灵感,推动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综上所述,莱文的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是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理论路向前进的。按照莱文的理解,黑格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在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不受其影响。这种看法自成一家之言,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问题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n Levine's New Hegelian Marxism

Wu Xinwei (Lecturer,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n Levine's new Hegelian Marxism. Firstly, it emphasized the continuity between Marx and Hegel; Secondly, i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Marx's dialectic; Thirdly, it emphasized that it's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Hegel mak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 and Engels; Fourthly, it saw Lenin as representative of re-Hegelian Marx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Fifthly, it paid attention to dynamic role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se thought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Hegel. There is also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in rethinking the 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rman Levine; new Hegelian Marxism; American Marxism

● **作者简介:** 吴昕炜,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哲学博士; 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waynewood@163.com

●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 2011032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①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417页。

②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464页。